

子夜星辰

林玉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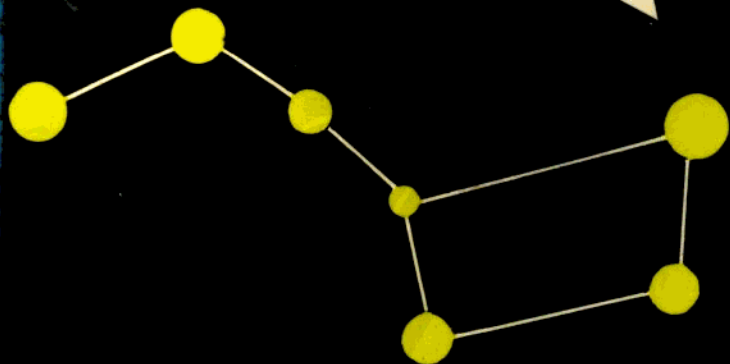
希望出版社

● 哦，山野的小花

● 巴斯德的启示

● 他从山里来

● 绿野上的耕耘



目 次

绿野上的耕耘(代序).....	(1)
他从山里来	
——童第周的童年时代.....	(8)
巴斯德的启示	
——著名热带病专家钟惠澜的故事.....	(28)
哦,山野的小花.....	
——数学家陈景润童年生活片断.....	(40)
炉边品茗话当年	
——数学家王元的故事.....	(57)
童年赐予她的力量	
——女化学家黄量的故事.....	(64)
成功在等待着她	
——女化学家蒋丽金的童年故事.....	(82)
从小立志,为国争光	
——杨乐为祖国学习的故事.....	(95)
练硬翅膀的故事	
——记张广厚的少年时代.....	(100)
大千弟子	
——著名国画家俞致贞学艺记.....	(120)

室主任谈稿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基础研究室记事……………（130）

绿叶青青非洲木……………（139）

教授·诗人·书法家

——访虞愚同志……………（143）

甘当年轻一代成才的阶梯

——访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147）

为了骨科事业，他在拚搏

——记第四军医大学骨科教授陆裕朴……………（150）

童心、慈爱和责任感

——访四位科普界的女作者、编辑……………（156）

中南海里访宋健（代后记）……………（159）

绿野上的耕耘（代序）

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个老农。那绿格稿纸就好比我家乡的田园，我是在绿色的土地上进行着辛勤的耕耘。

1941年11月，我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镇田厝村的一个穷苦家庭里。这个小村庄前面临海，后面是一片四季繁花的田野和终年奔流的小河。从小起，我就跟祖母一道学习种田。春天里播种，秋天里收获，还要除草、耕耘、车水，样样农活，我都要尽心竭力去学。祖母有时候还在人们面前夸上两句：

“我的大孙子学什么都成。将来准是个种田的好把式。”

我在绿色的田野上成长。我爱田野的绿色。在绿野上，我悟到一个道理：无论干什么都要勤快。在那里，我学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在小学里，还是在中学里，我都努力地学习每一门课程。一有空闲，我还用笨拙的笔在绿格稿纸上艰难地划着，抒发我对家乡对绿野的一片真情。

我登在小报上的第一首诗是写春播的，我的第一篇小小小说是写运粮的……家乡的绿野，给我力量，也给我智慧。

1964年夏天，我从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走进了新闻这个完全陌生的天地。对于我这个连五个W都不熟悉的人来说，面前困难重重。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以为，没有耕耘的土地，永远是荒芜的。而不愿付出辛劳去努力学习。

的人，肯定也无法在一个崭新的学科天地里驰骋。

我的选择是：刻苦地学习。忘我地奋斗。

我很幸运，在首都新闻界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他们都在我学步的不同时期里，给我指点、鼓励和帮助。

我特别感到慰藉的是，我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结合工作的需要，扩大我的知识面。

第一步，根据记者工作的特点，我补学了基础知识。在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方面，我着重读原著。对于重点文章，则做卡片，写心得体会。斯大林的一些论著，我往往能诵读数遍，因为他那严密的逻辑和鲜明的观点，常常叫我动心。在文史知识方面，着重补充了文学史的知识。在读史过程中，我是每读一章，都要找来代表作，结合着读。这样，读一章是一章，很不容易忘掉。

第二步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博览群书。来光明日报社以后，头十年我在学校教育部，中间六年在科学部，近六年作机动记者、特派记者。在从事教育宣传报道的时期，我学习过杜威、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研究过凯洛夫的教学法，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教育发展史。到科学部当记者时，科技的分类很细，无法每门学科都学一点，便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业余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总之，干什么，就学什么；碰到什么，就学什么。脑子里充实了，采访和写作也就自如了。

我小时候，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常常教诲我：要把书读活。慢慢地，我自己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特别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也好比种田。比如南方种水田，在没有水泵的时代，是用人工车水灌溉的。先把水车架在小河里，

再在水车两旁安上扶手架。然后，人扶着手架，用双脚踩踏板。通过踏板的转动，来带动水车叶片的运行，把河里的水车到田中。学车水的时候，祖母告诉我：“手要扶住手架。身子要直，眼睛朝前，双脚踩踏板要由慢到快，节奏要好。”开始，我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么难呢？岂知第一次就砸了锅。当第一脚把踏板踩下以后，另一脚偏偏踩不着第二个踏板，一下子踩空了，只好把人悬在扶手架上。后来，多学了几次，才适应下来。可见要把车水的要领变成实际的操作，靠的正是实践。读书也情同此理。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与实践结合，那知识也是死的。要把书读活，离了实践就寸步难行。

请看我刚当记者的头两年，自己安排的时间表：

清早，出外采访；

中午，在办公室看报纸；

下午，或者写作，或者处理部里交给的工作；

晚上，读书或写札记，一直到十二点后才休息。

这样紧凑的安排是很累人的。但它却使读与写、与采访实践较快地结合起来了。我开始感到学有所得了。尝了这点甜头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读书不怕多，采访不怕苦。

近几年，我常常应邀外出讲学，我总是说：“任何一本新闻学教科书都无法培养出好记者。新闻不管你有没有文凭，只为那些愿意付出劳动代价并肯于吃苦的人，提供广阔驰骋的天地。而对于懒人，它绝不会施予。”

有一次，我到北京郊区的通县采访。采访的单位是一家工厂。本来当天就可以返回报社，但我想多点现场气氛，就

决定停在那里。当晚，采访完后我被安排在一个破旧屋子里。半夜风起，我被一阵冰冷和嘈杂的玻璃撞击声吵醒。打开电灯一看，天呐，玻璃窗早已破碎，风一个劲地往屋里窜。怎么办呢？我干脆起床，用被子挡住破窗，在床板上摊开了绿格稿纸……

那一年，在北京郊区县密云二中采访，就更有趣了。学校很热情，为我专门找了一间住房。当晚休息的时候，我习惯地抖了抖床上的被褥，用手电筒照了照床底的土墙。我是南方人，担心土墙边有蛇呢。检查以后，无异常，我才心安理得地上了床。刚躺下不久，一阵沙沙声，叫我一愣、一惊。开灯再查一遍，周围万籁俱寂，室内仍无异常。可是灯一关掉，人刚躺下，沙沙声又来了。我只好瞪着眼睛，在暗夜里找寻。啊，原来窗上有个破纸洞，小麻雀飞到棚上做巢了。我整整与这窝小麻雀和平共处了三天三夜，一直到把稿子写成。

在河南许昌的晚秋之夜，我在火车站口挨冻等车；在邢台的一个小村，我们住在四壁透风的房子里，四个人盖了十二条棉被；在冬雪的大兴田野上，我差点迷了路……从报社到中关村科学城，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无论刮风下雨，也无论严寒酷暑，我常常整天在那里奔波。一到中午，冬日里，我就捂着一件旧棉衣钻进小饭铺；夏日里，摘下草帽，靠在树边眯一会儿眼，养一会儿神。

这些年，我编采了不少稿子，仅1976年至今，我就写了数以百计的通讯、专访。如果不学习，不吃苦，怎能有这些收成呢！

我总以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记

者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常常受到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为记者提供了许多工作的方便。但是，这优惠的待遇和工作条件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可遇到的。在城市里的条件，和在农村就不一样了。作一个记者，你想有成就，你就得注重实践，就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吃得万般苦，才能有所成。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

我家乡的农民种水稻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开始种抗病的品种，接着种抗倒伏的品种，或种高产的品种，近几年又推广杂交水稻。因为杂交水稻既可抗病，抗倒伏，又能高产。农民在田野上耕耘，总是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开拓。作为记者，我喜欢思考，也千方百计地去开拓。

当然，要开拓就得打好地基。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在沙滩是建不起大厦的。这个道理极浅显，真正做起来却难矣哉。我刚到报社时，常常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是眼高手低啊。”我心里一颤，为啥？那时我刚刚二十二岁，血气方刚，雄心勃勃，哪肯认输。心想，我可不会有这种叹息。我要眼高手也高，还要有所开拓，有所建树。那么，怎么去努力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四个大字：打好基础。我用头几年的工夫来练采访和写作的基本功。诸如社论、评论、短评、新闻、通讯、调查报告等，我都去闯一闯。这一闯不要紧，居然闯出了信心来，一边闯，一边总结，脑袋充实了，笔底也有神了。不是说文无定格吗？这话是说写文章并没有一定的格式。我很欣赏这句话。同时我又补充了后一句；但也有格式。概而言之，应叫做“文无定格，但也有一定的格式。”既要随时注意总结一定新闻文体的写作规律，又要不被这些规律所约束。有的人感到自己“眼高手低”，那不外

乎两条原因，或者由于自己对写作的规律不甚了了，或者虽有所了解，但落笔时却被格式所束缚。这都是因为基础打得不扎实所致。你想出手不凡，它偏偏叫你平平庸庸。知道这个道理后，我坚持多写多总结。特别是头几年，写消息的时候，我是变着法子写导语，每一个导语都用一种技法来表达，叫它不千篇一律。这样做，既不会被格式所囿，又能在一定格式的基础上有所飞跃。我忽然感到写作自由多了。

有了好基础，还得奋力去开拓。要开拓，就得不断地思索。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文学的表现技法，引进新闻作品中来。那一年，我写了一篇通讯，叫《探索星空的秘密——北京天文台兴隆站参观记》。整篇运用散文的笔法，人在画里，景中有人，景中有情。果然刊登以后反应不错。有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小林，你这篇文章该打五分。”后来，我在采写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毛滢昌、汪德昭等科学家的过程中，就更加注意在通讯写作中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特别是《贴心人——记数学所五学科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一文发表后，很快被百花出版社收入报告文学集《科学的春天》，这就更坚定了我在这一方面开拓的决心。在《孙冶方颂》这组通讯中，我写了《铁肩担正义》、《春风春雨……》两篇；我与戴煌同志合写的《甘为沧海一滴水——记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介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通讯《探索者的道路》，反映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通讯《他是一棵大树》和反映中青干部王建功事迹的通讯《有知识的开拓者》等等，都曾经留下我努力开拓的足迹。其中，《有知识的开拓者》被视为代表作收进《中青年记者经验谈》一书；《他是一棵大树》，被收进中国农业银行电

视大学的《语文》教材。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一篇好的通讯可以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但通讯毕竟不是文学。在实践中，为了不使自己盲目，我注意研究文学作品与通讯作品的差异，并归纳出一些规律：哪些文学的表现手法可以在通讯写作中运用，又有哪些文学的表现手法不适宜在通讯写作中运用？1985年夏天，我应《健康报》的邀请，在卫生文学讲习班上作题为《试论报告文学与通讯的异同》的报告，就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引起了同行的重视。这正象土地施肥，碱性肥料施在酸性土壤中，有利于作物生长，而施放在碱性土壤中则适得其反。在新闻领域开拓的过程中，要想成功，就得不断寻找一些新的规律。盲目干去，而不重视总结的人，只能事倍功半。这一点也可算是我在绿野里耕耘的第二个结论。

我的第三个结论是什么呢？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报纸面临电视、广播等声象新闻的挑战。今日报纸的记者，都努力在视觉新闻、有声通讯等方面做尝试。事实证明，这方面的尝试必将带来报纸新闻的崛起。去年，我写了《门诊治癌观察记》、《家猪速壮目击记》，都是以记者观察为主的报道。这些观察记、目击记，看来是“小儿科”的东西，但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来信、来电话数以百计……

此时此刻，我仿佛感到春天来临的脚步，家乡的水田里该又是绿意盈盈、碧波荡漾了；仿佛我桌面的一摞又一摞绿格子稿纸上，又在召唤我去开拓……我写了上面这些话，希望对自己是一个鞭策，也希望年轻的朋友能从中得到一点儿启迪。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感到无限慰藉。

1987年1月29日大年初一定稿于北京

他从山里来

——童第周的童年时代

话说“童鱼”

1977年7月，著名诗人赵朴初在画家吴作人为童第周画的金鱼图上题了一首诗：

异种何来首尾殊？
画师笑答是童鱼。
他年破壁飞腾去，
驱遣风雷不怪渠。

变化鱼龙理可知，
手提造化出神奇。
十年辛苦凭谁道？
泄露天机是画师。

当年二妙索题诗，
自恨疏慵两载迟。
今日对图惊盛业，
知公有以遣悲思。

诗人在这首诗的后边，还加了一条注释：“第周教授，

以金鱼卵注入鲫鱼信息核糖核酸，产生新种，金鱼其首而鲫鱼其尾，证明细胞质对遗传特性之影响。作人戏名此鱼为童鱼。”

原来，“童鱼”并不是自然界里原有的品种，而是童第周研究的一种新的鱼种。197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赶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用绿色木栏杆围起来的鱼场，这就是童第周的实验鱼场了。栏杆上面爬满牵牛花，栏杆四周放置着一盆又一盆鱼缸，鱼儿在其中畅游，悠然自得，千姿百态。

这些童鱼可有意思啦！有的既像金鱼又像鲤鱼或像鲫鱼，有的既有鲤鱼的须和齿，又有鲫鱼的鳞片。

为什么童第周教授要培育出这些新鱼种呢？

童第周的学生告诉我：这是一个涉及到怎样控制生物的生长、发育和遗传的重大课题。人们认识生命现象和它的规律，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在自然科学大发展的19世纪的著名英国科学家达尔文，曾经走遍天涯海角，历尽艰辛，收集了无数的标本，经过认真细致的观察比较，才总结出伟大的进化论学说。同样，著名的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也是亲身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才总结出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现在，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生物学家们正在深入研究生命的本质。“童鱼”就属于这一类的研究。

在显微镜下，你将能看到：生物体是由许许多多很小很小的细胞构成的。细胞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一般身体上的细胞质仅有几十分之几毫米。细胞核就更小了，只有几百分之几毫米。据有人推算，一个婴儿身上大约有上千亿个细胞。高等生物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繁殖下去，是靠成熟的性

细胞（精子和卵子）交配进行的。现在地球上的千万种生物，就是这样繁殖下来的。然而，是什么因素决定生物的遗传性状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生物学界曾经流行过一种理论，认为生物的遗传性状，主要是由细胞核来决定的，而细胞质却没有什麼影响，也就是说，细胞质并不决定生物的遗传性状。

尽管这种理论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童第周对此表示怀疑。60年代，他和夫人叶毓芬教授做了多种实验。他俩对一些无脊椎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的细胞核与细胞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长期认真的研究。有一次，他们把金鱼胚胎的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属的鳉鱼的去核卵细胞质中，结果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金鱼的细胞核，在鳉鱼的去卵细胞质的影响之下，长成的胚胎性状，基本上类似于鳉鱼。这个事实，使童第周教授进一步肯定对细胞核决定生物遗传性状理论的怀疑！他认为，生物的生长、发育和遗传，是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为了再证实这种看法，童第周教授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科学。他说：我的信条是实践！让新观点在实践面前再一次受到检验。

1973年，这是一个灾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岁月。对于像童第周这样的学者来说，铁扫帚自然要常常把他触及，说不清什么时候，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对于童第周来说，这又是一个欢乐得难以言喻的年月。因为，他的实验，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观点。这一年五月，童第周把从鲫鱼成熟卵的细胞质中提取的一种化学物质——信使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结果发现，在发育成

长的320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单尾，表现出了鲫鱼的尾鳍性状。这就证明，细胞质中的化学物质对于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传统的理论，原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啊！

从1973年起，到1978年，童第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后的十多年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他每天都要坚持做实验，并非常注意从实践中提出理论。一次，记者去访问他，请他写一首诗，开始他说自己没有诗才，不肯动笔，后来他答应写一首打油诗。抓起笔来一挥而就。这打油诗是：

人家哪有许多会；

日日夜夜开不够。

谁道四个现代化，

不靠双手只凭口！

童第周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知动口，不肯动手的人。他，作为培育出“童鱼”，又肯实干的科学家，是怎样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呢？

亲爱的小朋友，我将告诉你，童第周是个山沟沟里的人，他是从山里来的孩子……

童家岙的殷实人家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海之滨，气候湿润，四季分明，青山常绿，碧水长流，真是人间一个绝好的地方。

民谚说：“天上有天堂，人间有苏杭。”这里的“杭”字说的就是浙江省的杭州。

在杭州的东南面有个鱼米之乡叫宁波，离宁波不远的鄞县东乡，有一个小山村叫童家岙。这个地方环境奇特而美

丽。她四面群山环抱，两条溪水淙淙。一条直通宁波的山间小径，道旁一年四季开放着绚丽多彩的花朵。

在19世纪末期，童家出了一个殷实的人家，而这个殷实人家中又出了一个秀才。童秀才自幼身体不好，中了秀才之后，就断了升举人之想，干脆在乡里办了一个私塾，以此收入糊口，弥补家中的生活开支。从此，环境奇特而美丽的童家岙，才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童秀才在教私塾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健在。人们敬重他，称他为“童老先生”。据老一代的人说，这个老先生原来也是很穷的。只因他生性聪明，又会持家，才渐渐地添置了几亩田地，成为殷实人家。

童秀才的妻子原是一户中等人家的女儿，相貌端庄，为人贤惠，心灵手巧，不仅女活样样会，而且善于理财。过门之后，她孝敬公婆，小心侍奉丈夫，全家和睦，日子过得十分美满，一连养了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但是那年景正是清朝末期，政府腐败，杂税繁多，人民生活如在水深火热之中。童老先生虽然家道殷实，但怎么经得起七捐八税的盘剥，受得住添丁加口的压力呢？收入低微，入不敷出，童家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行船恰逢顶头风！儿媳又怀了一个孩子，眼看肚皮一天比一天鼓了起来。家境越是困难，孩子生得越多，童老先生犯起愁来了。在当年，医学科学相当落后，不用说“节育”闻所未闻，就是“堕胎”二字，人们也难以挂齿。没有办法啊，只好让儿媳再生这一胎。童老先生心里暗暗地核计着，他不愧是个穷苦出身的人，吃过苦，懂得怎样操持家务。他把目光投向了田地……

他与儿子童秀才商量：钞票贬值，物价不断看涨，靠着教私塾的那几个钱，肯定无法维持这么大的家庭了。得把那几亩田种好啊！只要不碰到灾荒等意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收成总是保险的。那么叫谁来种地呢？靠自己这把老骨头，肯定是没有希望的。童老先生想到了已经长成的大孙子，干脆让他务农。只有地里增加了收入，家里才能好过一点！

童秀才听了父亲的叙述后，立即表示赞成。他深知，他的一家恰似海上的孤舟，要经得起风雨的袭击，就必须听从父亲的深谋远算。

1902年，当童家的老七童第周降生的时候，他的爷爷和爸爸，已经为他设计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爱清洁的孩子

童第周从小就逗人喜欢。

爷爷喜欢他，爸爸、妈妈喜欢他，哥哥、姐姐也喜欢他。

童家岙有两条清冽冽的溪水，清澈见底。溪底圆圆的砂粒，悠闲嬉戏的小鱼，都可看得清清楚楚。童第周小的时候，爷爷常常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到溪边散步。童第周喜欢这两条小溪，喜欢听它们唱的歌儿。

田野里一年四季开放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爷爷常常给童第周采摘各种各样的花朵。童第周高兴地闻那沁人肺腑的花香。

爷爷知道的东西可多啦！从花草到小动物，从小溪到天

山，无论什么他都知道。

童第周问爷爷：“溪水是怎么来的？”

爷爷说：“溪水是因为天上下雨而得来的。”

“天上怎么会下雨啊？”

“你抬头看看天空，那云朵多好玩啊，一忽儿变成仙女的飘带，一忽儿变成山上的羊群。它变的，比你想象的还快呢！雨水就是由云朵变来的。”

童第周撒娇地问：“今天没下雨，怎么溪里还有水呢？”

爷爷笑了，说：“下雨的时候，溪流的源头把水存了起来；到不下雨的日子，就把积存的水‘放’了出来。听老人说，咱们村的这两条小溪，从来就没有干涸过。”

童第周拍着手说：“这溪水，真好！真美！”

爷爷又说：“溪水用处可大哩，可以养鱼，可以浇田，还可以用来洗东西，使脏东西变得清洁。”

童第周骑在爷爷的脖子上，拍着小手叫道：“我也要清洁！”

爷爷身材高大，脸上蓄着半尺长的胡子。以往，他常常用胡子去亲小孙孙。童第周也常常用手去揪爷爷的胡子，逗得爷爷前俯后仰地乐了起来。从这一天以后，童第周再不用手去揪爷爷的胡子了，也不让爷爷用胡子来亲自己。

童第周对爷爷说：“你的胡子太黑、太长，脏着呢。快用溪水洗一洗！”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话的意思是：倚山住的人可以吃上野味；傍水住的人，少不了可以尝尝鱼鲜。

童家倚山傍水，山上有野味，溪里有小鱼。童家的哥